ᠰᠣᠨᠵᠣᡶᡳ ᠤᠪᠠᠯᡳᠶᠠᠮᠪᡠᡥᠠ ᠯᡳᠶᠣᠣ ᠵᠠᡳ ᠵᡳ ᡳ ᠪᡳᡨᡥᡝ

擇繙聊齋志異

童

絲部

小二
連城
劉海石
賭符
宮夢弼

第十六卷

擇繙聊齋志異目錄

中央民族學院圖書館藏書

00089

正紅旗滿洲松林鶴汀續鐫

正紅旗滿洲長興祥圃

鑲紅旗滿洲慶昌淵臣叅訂

正紅旗滿洲德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禹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扎克丹秀峯繙譯

擇繙聊齋志異

宮夢弼

柳芳華 保定人 財雄一鄉

慷慨好客 座上常百人

急人之急 千金不靳

賓友假貸 常不還

惟一客宮夢弼 陝人 生平無

埋石手

僞作藏金爲笑

每和自塾歸

輒與發貼地磚

宮亦喜與和戲

時總角

叔之

柳子名和

詞旨瀟洒

柳與寢處時最多

所乞請

每至輒經歲

讌 猶是常也 年既暮
然十數人 徹宵談
供多客之求 於是客漸稀
後十餘年 家漸虛 不能
獨悅愛之 尤較諸客昵
衆笑其行稚 而和
屋五架掘藏幾徧

和益德之
事無

囊金
為柳經紀

至無以治凶具
官乃自出

無何柳病卒

學父結小友
柳不加禁

以倫雞黍
和亦揮霍

日益落
尚割畝得直

可立盡也 男子患不自立
無論無金 即授汝千金
宮曰子不知作苦之難
不解其何意 和每對宮憂貧
至室 則拋擲暗陬 更
時自外入 必袖瓦礫
大小 悉委宮叔 宮

去如黃鶴矣

先自柳生時

而宮滅迹匿影

一為紀理

日望宮至

典質漸空

和貧不自給

宮諾之

遂去

歸

和泣囑速返

何患貧

一日辭欲

冀黃憐顧

比至

和服除

毋遣自詣岳所訂昏期

即亦不弔

猶以道遠曲原之

陰有悔心

柳卒訃告之

後聞柳貧

為和論親于無極黃氏素封也

黃閉其衣履敝穿
斥門者不納
寄語云
歸謀百金
可復来
不然
請自
此絕
和聞痛哭
對門劉媼
憐而進之食
贈錢
三百慰令歸
毋亦哀憤無策
因念舊客負久者

且父予人金貲

誰猶念曩恩憶故好耶

即亦匪難

如此景象

馬高車

假千金

為我財耳

使兕駟

焉

和曰昔之交我者

十常八九

俾擇富厚者求助

已及笄 聞父絕和

母子痛哭 自此絕望矣 黃女

聞其事 義贈一金

惟優人李四舊受恩卹

教 凡二十餘日 不能致一文

母故強之 和從

曾無契保 責負亦難凴也

女終不捶
翁嫗並怒
旦夕
黃不悅
曲諭百端
奪乎
今貧而棄之不仁
使富倍他日
豈讎我者所能
柳郎非生而貧者也
別適
女泣曰
竊不直之
黃欲女

而許之
將強奪其志
願以五十金致聘
黃利
有西賈聞女美
荏苒三載
家益零替
家中席捲一空
夜遭寇刧
黃夫婦炮烙幾死
唾罵之
女亦安焉
無何

兒何形骸至此耶

自陳

母把手泣下曰

母以為乞人婦故咄之

女嗚咽

訪和居址

直造其家

逾

閱兩月始達保定

乘夜遁去

丐食於

面

女察知其謀

毀裝塗

所憐者負吾賢婦　女笑慰之曰

毋泣曰　吾毋子固應爾

日僅一啗

毋子俱喜　然家三口

顏色光澤　眉目煥映

毋子俱哭　便爲盥沐

女又慘然而告以故

新婦在乞人中
稔其況味
今日視之
覺有天堂地獄
之別
毋為解頤
女一日入閒舍中
見斷草叢叢無隙地
漸入内室
塵埃積中
暗陬有物堆積
蹴之忤足
拾視
皆

藏石子　儼然露焉　頗覺

急贖歸　斷磚殘缺所

而故第已典於東家

骨與瘞石室中　得毋皆金

盡為白金　因念兒時

則宮曩日所拋瓦礫

朱提　驚走告和　和同往驗視

失望 及發他磚 則粲粲皆白鏹
也 傾刻間數巨萬矣
由是贖田產 市奴僕 門廷
華好 過昔日
因自奮曰 若不自立 負我官
叔 刻志下帷
三年中鄉選 乃躬賫百金

耗去殆半　售居宅　始得償

西賈逼退聘財　業已

里巷　黄翁自女亡失

入譁馬騰　充溢

媪僅一屋　和便坐榻上

俊僕十餘輩　皆騎怒馬如龍

徃酬劉媪　鮮衣射目

媪往視新婦 載與俱歸
和曰娶矣 食已 強
且惜女適 問和娶否
因述女賢 媪沽酒備饌款和
已
聞舊壻烜燿 閉户自傷而
以故困窘 和和曩日

兼致存問

紿送令返
媼詣黃詳報女耗

厚
製好衣上下一新

母起居
居數日
款洽優

駭
遂敘往舊
殷問父

羣婢簇擁若仙
相見大

至家
女華妝出

詞告以姓氏 求暗達女知

終日不得通 一婦人出 黃溫色異

見閈閎峻麗 閽者怒目張

不得已如保定 既到門

難色 既而凍餒難堪

媼勸往投女 黃有

夫婦大驚

金曰 郎君宴房中 娘子

篋 出買黃前 又置五

婦入 以酒一盛 飯二

幾時來此 得勿飢否 黃因訴所苦

然恐郎君知 尚候隙也 翁

娘子極欲一覿

少間婦出 導入耳舍曰

恐不得來

明旦宜早出

勿為郎聞

黃諾之

早起趣裝

則管鑰未起

止於門中坐襆囊以待

忽譁主人出

黃將斂避

和已睹之

怪問誰何

家人恐無以應

和怒曰

是必奸宄

可執赴有司

遂致參差　娘子言想思時

婦送出門曰　恋囑門者

人

和命釋縛

舅氏　以前夕來晚　故未告主

未幾　昨夕婦出跪曰　是某

黃慚懼　不知置詞

象應聲　出短綆綳繫樹間

綺紈

香氣撲人

嬰寧一

女著帔頂髻

珠翠

十餘閑

始達女所

凡啟

媼果與俱至和家

嫗念女急

以告劉媼

劉媼来

黃諾

歸述於媼

可使老夫人偽為賣花者

同

居三五日 女意殷渥

裀褥溫煖 並昔年富時所未經

至晚除室安二媪

寒暄 相視淚熒

慧婢瀹茗 各以隱語道

移金椅牀 置雙夾膝

聲 大小婢媪 奔入滿側

何物村嫗 敢引身與娘子接坐

和遽入見之 怒詬曰

每和至 便走匿 一日方促膝坐

忿不解 妨他聞也

何過不忘 但郎

前非 女曰我子毋有

媪輒引空處 泣白

但是貧不可過　官人大富貴

黃家老畜產尚在否　答曰都佳

我大忙　未得展敘

上手謝過　卽坐曰　姥來數日

嫂賣花者　幸勿罪責　和乃

媼急進曰　此老身瓜葛　王

宜撮鬢毛令盡　劉

我父母　我迢迢遠来　手皴瘃
女恚曰　彼即不仁　是
言至忿際　輒頓足起駡
今欲得而寢處之　何念焉
更何得旋鄉土
曩年非姥憐賜一甌粥
何不一念翁壻情也　和擊桌曰

念

和乃遣人招之

夫

既歸曠絕音問

女深以為

辭欲歸

女以廿金私付之

怒起身去

黃嫗愧喪無色

使人難堪

何乃對子罵父

和始斂

足趾皆穿

亦自謂無負君

西賈五十金

數告歸 和遺白金百兩曰

月餘 黃心終不自安

和為更易衣履 留

遂使開罪良多 黃唯唯

舊歲辱臨 又不明告

妻至 慚怍無以自容 和謝曰

不可謂非慷慨好客

然良朋葬骨化石成金

令人憤氣杜門不欲復交一客

巽史氏曰 雍門泣後 朱履杳然

小封馬

和以與馬送還 暮歲稱

我今倍之 黃汗顏受之

之報也
閨中人坐享高奉儼然如嬪嬙
非貞異如黄卿
孰克當此而無愧者乎
造物之不妄降福澤也如是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齊廟，多幻術，共名之仙。先子與最善，每適城，輒造之。一日與先叔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鑰曰：請先往，啟門坐

族人見而悅之 罄貲往賭

専事樗蒲 賭甚豪

值天佛寺來一僧

博 因先子亦識韓

諸如此類甚多 先是 有敝族人嗜賭

則韓已坐室中

少旋我即至 乃如具言 詣廟發扃

之理 倘能戒賭 我為汝

韓笑云 常賭 無不輸

次 韓問之 具以實告

精神慘淡 言語失

邑邑不得志 便道詣韓

復往 終夜盡喪

大虧 心益熱 典質田產

族人大喜而往 僧驗其貨易之

千錢 約贏而償之 又付

隴復望蜀也 勿得

囑曰 但得故物即已

乃以紙書符授 佩衣帶間

花骨頭當鉄杵碎之 韓

復之 族人曰 倘得珠還合浦

不屑與賭 族人強之請以一擲為期

僧笑而從之 乃以

千錢為孤注 僧擲之 無勝負

族人接色 一擲成

采 僧復以二千為注

又敗 漸增至十餘千 明明梟

色 呵之皆成盧雉

計前所輸 頃刻盡復 陰念再贏數

千亦佳 乃復博 則色

漸劣 心怪之 起視帶上

則符已亡矣 大驚而罷 載錢

歸廟 除償韓外

追而討之並末後所失 適符原數也

已乃愧謝失符之罪

韓笑曰 已在此矣 固囑勿貪

而君不聽 故取之

異史氏曰 天下之傾家者

莫速於博 天下之敗德者

亦莫甚於博 入其中者

如沉迷海 將不知所底

矣 夫農商之人

具有本業
詩書之士
尤惜分陰
負耒橫經
固成
家之正路
清談薄飲
猶寄興之生涯
爾乃狎
比淫朋
纏綿永夜
傾囊
倒篋
懸金於崄巇之天
呵雉呼盧
乞靈於淫昏之骨

賓客待

猶戀戀於場頭

費盡魍魎之技

門前

陽示弱而陰用強

望穿鬼子之睛

如擘團扇

左覷人而右顧已

似走圓珠

手握多張

盤旋五木

臆

顛橐底而貫索空矣

中則呌號濃焉

技癢英雄之

盡没

熱眼空窺

視局

則相看似鬼

追夫全軍

則久入成迷

舌敝唇焦

忘飡廢寢

舍上烟火生

尚眈眈於盆底

質田

莫還珠於合浦

敢怨羨殘

既而粥兩子

恐驚犬吠

苦久虛之腹餓

歸

幸交謫之人眠

垂頭蕭索

始元夜以方

引頸徘徊

覺白手之無濟

灰寒壯士之心

至仰給於香奩

遂棲身於暴客

搔頭莫度

甚而枵腹難堪

最善

羣推無袴之公

己作下流之物

試問賭中誰

及遭敗後

我方思

不意火灼毛盡

終撈月於滄江

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嗚呼敗德喪行

傾產亡身

劉海石

劉海石

蒲臺人

避亂於濱州

時十四歲

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丈

因相善

訂爲昆季

無何海石失怙恃

奉喪而

歸

音問遂闕

滄

客家頗裕

年四十生二子

長子吉十

七且相繼也 滄容哀悼 殆不

踰數月 長媳又死 兩婢僕之喪

無幾何 妻病又卒

痛卒 夫妻大慘

大嬖之 後半年 長子患腦

慧 滄容又納邑中倪氏女

七歲 為邑名士 次子亦

能堪　一日方坐愁悶　忽閽人通海石至　滄客喜　急出門迎以入　方欲展寒溫　海石忽驚曰　兄有滅門之禍　不知耶　滄客愕然　莫解所以　海石曰　久失聞問　竊意近

海石曰 是非所長 陽宅風鑑
豈近精越人術耶
請為兄賀 滄客曰 久不晤
弔也
然幸而遇僕
既而笑曰 灾殃未艾
海石歎歔 余初為兄
對
况 未必佳也 滄客泫然因以狀

海石仰天而視

大笑不已

滄客二指示

至倪

使子媳婢妾俱見於堂

請睹請眷口

滄客從其教

內外徧觀之

已而

便求相宅

海石入宅

頗能習之

滄客喜

欲挼之

女縮項跪啼

見白髮數莖

海石揪其髮

檢腦後

石以界方擊其首

作石缶聲

僅二尺餘

海

身暴縮短

慄無色

衆方驚疑

但見傀女戰

背上當有異　請驗之　婦羞不肯袒示

顧子婦曰　媳受毒已深

大駭　海石撮納袖中

女隨手而變黑色如狸　泉

就項後捘去之

海石怒曰　汝兇心尚未死耶

言即去　但求勿捘

劉子固強之

見背上白毛長四指許

海

石以針挑出曰

此毛已老

七日

即不可救

又視劉子

亦有毛

裁二指

曰似此

可月餘死耳

滄客以及婢僕

特從師習小技耳

無乃仙乎

笑曰

久不見君

何能神異如此

最利人死

滄客曰

曰亦狐屬

吸人神氣以為靈

一門無噍類矣

問此何物

並剌之曰

僕適不來

海石曰

領毛已盡

今已遁去

衆俱駭然

亡之矣

尾末有大毛未去

覺袖中空空

駭曰

將歸獻俘於師

言已告別

答云山石道人

適此物

我不能死之

何遽云仙

問其師

提耳捉出
視尾上白毛一莖
海石笑
遂伏不敢少動
矣
滄客視之
多一豕
聞
皆曰無之
啟圈笑曰
在此
出門而喚其犬
適當不遠
於是入室而相其貓
不能化人
止能化獸

問後會 曰 此難預定

滄客苦留 乃為一飯

後化為狸

納袖欲出

耶 執而拔之 隨手

汝造孽既多 拔一毛猶不肯

轉側哀鳴 不聽拔 海石曰

硬如針 方將撿拔 而豕

也

一岩序 蓋呂仙諱

海石殆仙矣 山石合

及别後細思其名 始悟曰

未必無再見時

拔救衆生

我師立宏願 常使我等遨遊海上

立宏願

見繙譯梵經及祭祀條例

連城

喬生
晉寧人
少負才名
年二十餘
有肝膽
與顧生善
顧卒
時卹其妻子
邑宰以文相契重
宰終於任
家口淹滯不能
歸
喬破產扶柩

往返二千餘里

以故士林益重之

而家由此日替

史孝廉有女

字連城

工刺繡

知書

父嬌愛之

出所刺倦繡圖

徵少年題咏

意在擇壻

生獻詩云

當年織錦非長技
幅中花鳥自天成
繡綫挑來似寫生
又賫挑繡之工云
暗停針綫蹙雙蛾
刺到鴛鴦魂欲斷
早向蘭窻繡碧荷
慵鬆高髻綠婆娑

俾把迴文感聖明

女得詩 喜

對父稱賞

父貧之

女逢人輒稱道

又遣媼矯父命

贈金以助燈火

生嘆曰 連城我知己也

傾懷結想

如渴思啗
無何
女許字於鹺賈

之子王化成

生始絕望
然夢魂中猶佩

戴之也
未幾
女病瘵

沉痼不起
有西域頭

陀自謂能療
但須

人曰 有能割肉者 妻之

史怒 言於

我心頭肉耶 使返

壻笑曰 癡老翁 欲劉

告壻

搗合藥屑 史使人詣王家

男子膂肉一錢

生聞而往 自出白刃

剸膺授僧 血濡袍袴

僧敷藥始止 合藥三丸

三日服盡 疾若失 史

將踐其言 先告王

王怒 忽欲訟官 史乃設筵招

生 以千金列几上曰

重負大德 請以相報

因具白背盟之由 生怫

然曰 僕所以不愛膚肉者

聊以報知己耳 豈貨肉哉

拂袖而歸 女聞之 意良不忍

託媪慰諭之 且云

以彼才華 當不久落 天下何患無佳人

自剖 生曰 果

不諧何害 媼代女郎矢誠

但得真知我

已者死 不以色也 誠恐連城未必真知我

生告媼曰 士為知

三年必死 不必與人爭此泉下物也

我夢不祥

吉期

女前症又作

連城真知我者

會王氏來議

啟齒嫣然

生大喜曰

睨之

女秋波轉顧

偶出

遇女自叔氏歸

憾

媪既去

踰數日

生

爾

相逢時

當為我一笑

死無

數月尋卒
生往臨弔
一痛而絕
史舁送其家
生自知已死
亦無所感
出村去
猶冀一見連城
遙望西北一道
行人連緒如蟻
因
亦混身雜入其中
俄頃
入一廨署

歷多所 見連城與一白衣女郎

生問連城 顧即導生

倘可効力不惜也

委任

顧曰 僕在此典牘 頗得

生太息 言心事殊未了

即把手將送令歸

值顧生 驚問君何得來

願矣来世耳

身殉何為

然已不能許君今生

如此負義之人

尚不吐棄之

僕何敢生

連城泣曰

死

畧問所来

生曰

卿

見生至

驟起似喜

偶

泪睫慘黛

藉坐廊

比妾同姓 小字賓娘

聞之 若不勝悲 連城告生曰

連城為緬述之 女郎

顧諾而去 白衣女郎問生何人

城托生何里 行與俱去耳

僕樂死 不願生矣 但煩稽連

生告顧曰 有事君自去

長沙史太守女 一路同來

遂相憐愛 生睨之 意態

憐人 方欲研問 而顧已

返 向生賀曰 我為君

評章已確 即令娘子從君返魂

好否 兩人

皆喜 方將拜別 賓娘大哭曰

搖手曰 何如 誠萬分不能為力矣

乃曰 試妄為之 去食頃而返

峻辭以為不可 生固強之

生又哀顧 顧難之

慘然 無所為計 轉謀生

我為姊捧悅耳 連城

姊去 我安歸 乞垂憐救

賓娘乃喜　從生出

脱有愆尤　小生拚身受之

顧生憤然曰　請携賓娘去

其愁顏戚容　使人肺腑酸柔

慘怛無術　相對默然　而睹

惟依連城肘下　恐其即去

賓娘聞之　宛轉嬌啼

生囑之 賓娘泣別而去

有兩媪攝踝至長沙

勿復走避 爲幸多矣 適

不歸 何以得活 他日至湖南

不願歸也 生曰 卿太癡矣

賓娘曰 妾從君去

生憂其道遠無侶

女惕惕若不能步

生佇待

生然之

偕歸生家

妾以君家生

當無悔也

請索妾骸骨来

連城曰

重生後

懼有反覆

凡十餘息

始見里門

途中連城行蹇緩

里餘輒一息

曰 恐事不諧 重負君矣

生驚問其故 赧然

嘿定少時 連城笑曰 君憎妾耶

能自由 相將入側廂中

尚宜審謀 不然 生後何

四肢搖搖 似無所主 志恐不遂

之 女曰 妾至此

蘇家大驚異 進以湯水 生乃
生入 纔至靈寢 豁然頓
戚戚於此 終非久計 乃促
醜嫫終須見姑嫜
寄廂中者三日 連城曰 諺有之
因徘徊不敢遽出
請先以魂報也 生喜 極盡懽戀

使人要史來 請得連城之尸 自言能活之 史喜 從其言 方舁入室 視之已甦 告父曰 兒已委身喬郎 更無歸理 如有變動 但仍一死 史歸 遣婢往役給奉 王聞

史復畀歸生

殆將奄逝 王懼 送歸史

益憊 室無人 則帯懸梁上 越日

怨不飲食 惟乞速死

亦無柰之 連城至王家

判歸王 生憤懣欲死

具詞申理 官受賂

王知之 亦無如何 遂安焉

連城起 每念賓娘 欲遣

信探之 以道遠 而艱於往

一日家人入白 門有車馬

夫婦出視 則賓娘已至庭中矣

相見悲喜 太守親詣送女

生延入 太守曰

小女子 賴君復生 誓不他

適 今從其志 生叩謝

如禮 孝廉亦至 叙宗好

焉 生名年 字大年

異史氏曰 一笑之知 許之以身

世人或議其癡 彼田橫五百人

豈盡愚哉 此知希之貴

悲夫

僅傾心於蛾眉之一笑也

顧茫茫海內

遂使錦繡才人

賢豪所以感結

而不能自已也

小二

滕邑趙旺 夫妻奉佛 不茹葷血

鄉中有善人之目 家稱小有

一女小二 絕慧美

趙珍愛之 年六歲 使與兄長春

並從師讀 凡五年 而熟

五經焉 同窗丁生 字紫陌 長於

女三歲 文采風流 頗相傾愛

私以意告母 求婚趙氏

趙期以女字大家

故弗許 未幾 趙惑於白蓮教

徐鴻儒旣反 一家俱陷爲賊

小二知書善解 凡紙兵豆

馬之術 一見輒精

女見之喜 優禮逾於常格

潜怱去 投徐麾下

而不肯論婚 意不忘小二也

時丁年十八 游滕泮矣

趙以女故 大得委任

惟二稱最 因得盡傳其術

小女子師事徐者六人

非妄意攀龍 所以故

女云不知 丁曰 我

小生此来 卿知區區之意乎

輒至三漏 丁私告曰

丁每宵見 常斥絶諸役

晝夜出入 父母不得閑

女以徐高足 主軍務

趙不悟 曰 我師神人 豈有不義 請告二人 入陳利害

豁如夢覺 曰 背親而行

女憮然為間

比乎 能從我亡 則寸心誠不負矣

滅亡 御慧人 不念

寔為御耳 左道無濟 上取

以雙衡馳至山陰里 託為避

忽即斂墮 遂收鳶 更

抵萊蕪界 友以指撚鳶項

似鵝鵝之鳥 比翼而飛 質明

與丁各跨其一 鳶肅肅振翼

乃易髻而髻 出二紙鳶

姘錯 友知不可諫

以是角低昂 負者駢二指擊腕臂焉

猜燈謎 憶亡書

但質簪珥 閉門靜對

貸以升斗 女無愁容

丁甚憂之 假粟比舍 莫肯

嗇於裝 薪儲不給

亂者 僦屋而居 二人草草出

一日獵歸 女曰

西鄰翁姓 綠林之雄也

富以其鄰 我何憂

暫假千金 其與我乎 丁以

為韲 女曰 我將使彼樂輸也

乃剪紙作判官狀 置地下

覆以鷄籠 然後握丁登榻

女乃祝曰　若借得金来

丁以巨觥引滿　促醻

倍之　既而女適得酒人

傍者欲　得酒部者

卽共翻閱　其人得食傍水傍酉

任言是某册第幾頁第幾行

煮藏酒　檢周禮為觴政

至矣 啟籠驗視 則其囊中

聞籠中戛戛 女起曰

宜作鱉飲 方喧競時

服 女曰 君是水卒

事已諧矣 滴瀝授爵 丁不

得鱉人 女大笑曰

君當得飲部 丁翻卷

有巨金纍纍充溢 丁不勝愕喜

後翁家媪 抱兒來戲 窃言

主人初歸 篝燈夜作

地忽暴裂 深不可底 一判官自內

出 言我地府司隸也

太山帝君 會諸冥曹 造暴

惡錄 須銀燈千架 架計

子 窺其富 糾諸不逞

蓄廝婢 自營宅第 里無賴

故嘖嘖詫異之 而從此漸購牛馬

地亦遂合 夫婦聽其言

奉以千金 判官荏苒而入

主人駭懼 焚香叩禱

重十兩 施百架 則消滅罪愆

女始著袴下榻 呼

皆吐舌呆立 癡若木偶

戟指而呵曰止止 旋十三人

女祖而起

滿屋 二人執丁 又一人探手女懷

醒 則編菅爇照 冠集

踰垣刼丁 丁夫婦始自夢中

集家人　一一反接其臂

逼令供吐明悉　乃責之曰　遠方人埋

頭澗谷　冀得相扶持

何不仁至此　緩急人所時有　窘急

者　不妨明告　我豈積殖自封

者哉　豺狼之行　本合盡

誅　但吾所不忍　姑釋去　再犯不宥

女以紙鳶數百翼

適蝗害稼

漸知為白蓮戚裔

使從姓丁 名之承祧 於是里中人

兒時三歲 養為已出

夷誅 生賚金往贖長春之幼子以歸

鴻儒就擒 趙夫婦妻子 俱被

諸盜叩謝而去 居無何

放田中 蝗遠避 不入
其壠 以是得無恙 里人共嫉之
羣首於官 以為鴻儒餘黨
官瞰其富 內視之 收丁
丁以重賂啗令 始
得免 女曰 貨殖之來也苟
宜有散亡 然蛇蝎之鄉

不可久居
因賤售其業而去之

止於邑都之西鄙
一女為人靈巧

善居積
經紀過於男子

甞開琉璃廠
每進工人而揹點之

一切碁燈
其奇式幻采

諸肆莫能及
以故直

昂得速售
居數年
財益稱

勤者賞賚有差　惰者鞭撻罰籌　丁為之點籍唱名數焉

凡五日一課　女自持錢穀出入　以及婢僕

著奕　或觀書史為樂

食指數百　無冗口　暇輒與丁烹茗

雄　而女胥課婢僕嚴

膝跪

是日給假不夜作

夫妻設肴酒

呼諸婢度俚曲為笑

文明察若神

人無敢欺

而賞輒浮於勞

故事易辦

值大旱

村中二百餘

家

凡貧者俱量給資本

鄉以此無游惰

者　每秋日　村中

及覿面逢之　俱肅肅無敢仰視

見之　或少年羣居　私議其美

女出未嘗障面　村人皆

五里內悉獲霑足　人益神之

夜出　禹步作法　甘霖傾注

女令村中設壇於野　乘輿

童子不能耕作者 授以錢使采荼蘇
幾二十年 積滿樓屋 人竊非笑
之 會山左大饑 人相食
女乃出菜雜粟贍饑者
近村賴以全活
無逃亡焉
異史氏曰 二所為 殆天授

非人力也 然非一言之悟 騈死已久 由是觀之 世抱非常之才 而悞入匪僻以死者 當亦不少 焉知同學六人中 遂無其人乎 使人恨不遇丁生耳